

上而创下

二 卷 翼 翱 天

主编 流流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卷
翼
翔
天

主编
流流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苍翼翔天 / 流流主编. —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
2004.10

ISBN 7-201-04897-X

I . 苍... II . 流...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2990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23332446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

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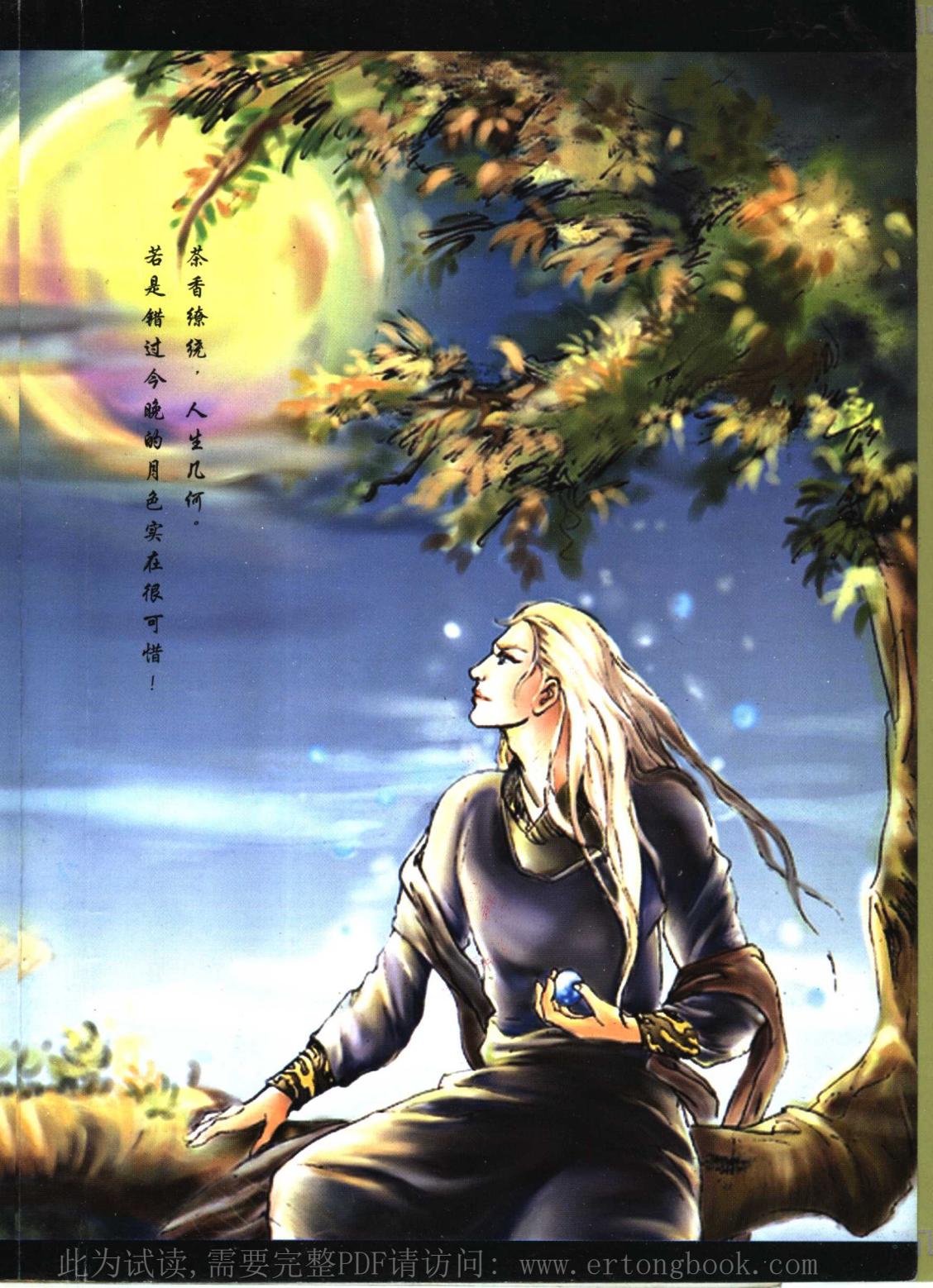
2004年10月第1版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

890×1240 毫米 32 开本 7.7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：179千字 印数：1-10,000

定 价：17.80 元





茶香缭绕，人生几何。
若是错过今晚的月色实在很可惜！



遥远的天边现出一点金色，并逐渐往这边过来……是金翼马，灵神的坐骑！

【目录】

苍翼翔天 黑雪

【1】

泪水是为亲人流的，鲜血是为敌人淌的。
腾裂，记住！血债血偿！

石头记 流流

【73】

是啊，若是错过今晚的月色实在很可惜。
更何况过不了多久就能看到日月同辉的情景了，
也算是难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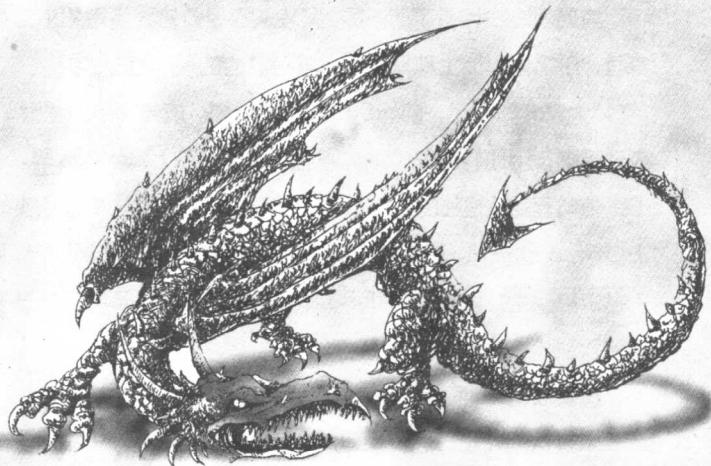
龙乡 慕尼黑的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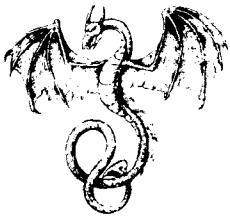
【157】

一点点的泪珠从地上重新升起。
在微微露出的晨曦中闪耀着晶莹的光芒。
记住，爱才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。

【苍翼翔天】

黑雪





苍翼翔天

◆ ◆ ◆ 青狼兽行 ◆ ◆ ◆

狼厉血拍拍巨嘴雕的头。巨大的血斧向上抛起，在空中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，又被他稳稳地接住。天空黑沉沉的，灼热的太阳已经被乌云全部遮住。大雨即将来临。

“可以开始了吗？”狼疾小心地向狼厉血靠拢，战战兢兢地问道。狼厉血那巨大的血斧所耀出的寒光映在他的脸上，让狼疾心胆俱裂。

狼厉血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又转头看了看始终镇定如山的狼飞。他的身后，千名青狼战士秣马厉兵，就等着他的一声号令。

“大家准备好了，前面是苍翼族的领地。以半个小时为限，大伙尽管放开手脚，用他们的鲜血来洗刷我们在丰肉节上受到的耻辱。”

惊雷骤起，粗壮的闪电从乌云中直劈下来，把整个山丘映得惨白。苍天变色，地动天惊。狼厉血手中的血斧往前猛一挥，狂风刮过，蹄声骤起，千名青狼战士发出震天的呼声，在狂风暴雨中如一群嗜血的苍狼，往苍翼族的营地扑去。

苍翼族的营地。

木其珠刚收起最后一块犀皮，豆大的雨点便落了下来。搂着怀中燥热的犀皮，木其珠心中暗呼侥幸。这块犀牛皮是从儿子腾裂月前猎杀的一头无尾犀上割取的，经过烘烤、捶打，已经有一个月了。儿子刚好没有一件合适的兽甲，这块犀牛皮正好给他缝制一件，多出的部分还能为他的长刀裹上刀柄。想起儿子，木其珠就无比地自豪。腾顿死得早，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才把腾裂抚养成人。他也没辜负母亲对他的疼爱，不但人品出众，而且力量在同年的族人中无人能敌。族中勇士的名声迟早是他的，木其珠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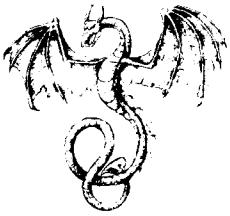
滋滋地想着，耳边忽然传来沉闷的犀角号声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木其珠茫然地抬起头，却看到一个族人胸中利箭，从营地前高高的哨架上直摔下来。“青狼族来了，青狼族来抢东西了……”慌乱的脚步声、族人呼唤巨嘴雕的鸣叫声、刀剑的碰撞声，杂乱的声音充斥着整个营地。“青狼族不是去参加丰肉节了吗？怎么会来我们营地洗劫？”木其珠快步走进帐篷，从里面找出一把腾裂用过的长弓和一兜利箭。把这些东西挂在腰间，她又找了个皮盔戴上。族中的战士大多去参加丰肉节了，留下来的人不多。自己也学过弓箭术，现在应该能尽一份力了。

帐外杀声震天，苍翼族被青狼将土攻了个措手不及。剑矛和利箭划破雨幕，如灵山的罡风，一瞬间就把本不坚固的防御掀得七零八落。设立在外面的哨楼被冲进的青狼人用斧头劈断，两个哨楼轰隆倒下，登时压坏了数顶帐篷。营地前面的木桩根本就挡不住巨嘴雕的猛冲，在它粗大的巨爪下，两扇木栅栏摇摇欲倒。而刚刚被召唤而来的自家的巨嘴雕，连同骑上去的族人，一起被当成了刀砧、箭靶。

族中的将士总算集合起来，弓箭剑矛齐齐射向敌人。但青狼族实在是太强大了，再加上狂风暴雨，射出去的箭根本无法穿透他们特制的皮甲，只能延缓他们进攻的脚步。营地四周的围栏已经被他们冲破了几处，凶猛的青狼人开始四处抢掠。

木其珠和其他一些族人一起死死地守住大帐，这里面存有他们全族将士的武器、皮甲。苍翼族对武器的制造并不在行，每一件铁质兵器都是用数只四爪雕换来的。在草原，没有兵器便如勇士没有了双手、猛兽没有了利爪，只能任人宰割。所以，他们宁愿不要赖以生存的牛肉，不要如珍貴



苍翼翔天

财物般的四爪雕，也不愿失去这些兵器、皮甲。

四周的战斗已经结束，青狼族并不赶尽杀绝，所有的妇孺小孩都被圈在一起——若杀了他们，今后谁给青狼族带来食物？只有大帐这里，数十名族人团团围住大帐，不让青狼族人靠近。

狼厉血催动巨嘴雕上前，一支利箭忽然穿破风雨往他额头射来。狼厉血并不闪避，反而把头往前一撞，利箭立时被撞出老远，而他的额头丝毫不损。四周的青狼人都欢呼起来，族长的剽悍强壮让他们无比自豪。

“说，里面是什么？”狼厉血让手下停止攻击，从巨嘴雕上跳下，狰狞地望着这群不怕死的苍翼族。奇怪，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女人。

“杀！”一个族人挥舞着手中剑矛，朝狼厉血直刺而来。

狼厉血的脸上现出一丝嘲弄的神色，大手一伸，牢牢地抓住刺来的剑矛，暴喝道：“找死！”接着，他的身体猛往前冲，手中血斧高高举起落下，那名族人立刻被劈成两半。热血、白色的脑浆混合着风雨溅了四周族人一身。血斧又猛地横劈，把砍过来的一把石斧震成两半。斧势不变，那名持斧的族人登时又被他拦腰斩断。“全部杀光，那女的留下！”命令一出，青狼人如虎入羊群，开始了血腥的屠杀。

“说！女人为什么拿起弓箭？”狼厉血双手捧着血斧，伸出舌头细细地舔着上面残留的血迹。这是他的一个习惯，战后总会用舌头把血斧舔干净。

木其珠双手被缚，看到狼厉血这副模样，胃里一阵翻腾，浊气上涌，“哇”的一声吐了起来。狼厉血毫不在意，抬起的眼睛却被木其珠娇好的身材所吸引。好久没尝过女人了，狼厉血把手中血斧往地上一扔，踏步走上前去，托起木其珠的头，细细端详。



年近四十的木其珠虽然眼角已有了皱纹，但娇美的容貌并不逊于任何一个年轻女子。尤其是天生的娇嫩肌肤，更是其他女人所不能比拟的。

“嗯，不错，不错！哈哈，没想到腾奇的族里还有这么美貌的妇人，虽然年纪大了点儿，不过凑合着用吧。哈哈哈！”狼厉血心怀大开，朝帐内的两名族人使了个眼色。两人立刻明白过来，带着邪邪的笑容走出帐外。

“族长现在心情不坏啊，哈哈！”两人分立两旁，一边听着帐内的声音，一边看着自己的族人在苍翼族的营地洗劫财物。

“也该去去霉气了，谁叫这次猎季，居然让苍翼族拔了头筹。”帐内传来那女人的惊呼声和衣服被撕裂的声音。

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今年我们居然会输给苍翼族。尤其是狼疾副首领，居然败给了那个叫腾裂的年轻人。”

“嘘，你不要命了，居然敢指责狼疾副首领。”另一个青狼人小声地警告同伴，打岔说，“谁叫他们不长眼。这次族长连篝火会都不参加，就是要趁他们还未回来的时候，给他们一点儿厉害尝尝。”

两人小声地说着话，耳朵却贴着帐篷。自己没福享受，听听也好。

“砰！”帐内忽然传来物体碰撞的声音，接着狼厉血的怒吼传来。兩人一听，知道情况不妙，赶紧钻进帐篷。

帐内，破碎的衣物洒了一地，各种器具东倒西歪。中间的那棵木柱下，那女人赤裸着上身倒在地上。一股鲜血从她身体下冒出，整个头颅几乎粉碎了，白色的脑浆溅了一地。狼厉血满脸的怒火，在帐内来回走动。“这贱女人，居然宁死也不给我。”狼厉血凶性大发，拿起扔在地上的血斧，猛地挥下，木其珠的身体顿成两半，鲜血四溅。

“哼，走！叫大伙动作快点儿！”狼厉血扛起血斧，大踏步地走出帐



苍翼翔天

外。两名手下，朝死去的木其珠看了一眼，都露出了可惜的眼神。

帐外依旧是雷声轰鸣，电蛇狂舞。狂风暴雨像疯了似的，猛烈地捶打着地上的万物。

多年的劫掠行径，让青狼族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天气。狼厉血一声令下，所有物品都整理妥当。千名青狼战士重新跨上巨嘴雕，一齐发出呼喝，消失在层层叠叠的雨幕之中。营地里，哀恸声骤然响起，在轰隆的雷声中，刺破苍穹。

雨一直下，击打在帐篷上砰砰作响。

“今天的雨真大呀，不知道营地内怎样了。那些四爪雕的幼崽最怕雷电了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经不起风雨怎么能傲啸长空。”腾裂收回自己的目光，走到营帐中间，从篝火上取下一块峰牛肉。窗外陡然亮起一道闪电，巨大的雷鸣声从头顶滚过。腾裂心里猛地一跳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“不知妈妈怎样了，这么大的雷是否无恙。”腾裂暗暗想道，那股预感更加让他神不守舍。

看着手里拿着峰牛肉又不吃的腾裂，腾元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没事的，木姨一定在缝制那张犀牛皮，肯定是想你回去后就能穿上它奔驰在我们的草原上。不过她肯定没想到，这次最出风头的居然是你，而不是我这个族内勇士。哈哈！”腾元又取下一块峰牛肉，把它放在掌心上揉了揉，扑鼻的肉香让他胃口大开，“说说，你怎么战胜那个狼疾的？他可是青狼族内除狼厉血外最厉害的人呀。”

“没什么，他只不过是大意了些。”腾裂压下心头那不安的想法，把手



中的峰牛肉放在火边又烤了烤。

“你还是喜欢吃熟一点儿的呀，呵呵。不过腾裂，你也够虚心的了。赢了就赢了，怕什么？我们草原民族就是崇拜勇士，谁的力量大，谁就可以称王。”腾元瞄了一眼腾裂身旁的那把钢刀，“听说这把钢刀是用一百头峰牛和三十只四爪雕从火炼族换来的，可以和狼厉血的血斧相媲美。没想到这次丰肉节的奖品是这个，不然就不推举你上了。”腾元的眼里满是遗憾。

草原里最缺少的就是铁质兵器，掌握炼铁术的只有火炼族。而且炼出的兵器也并不好用，据说比石头墙里那些人拿的兵器差了好多。但总比用剑鸟的羽冠做出的兵刃好得多，能得到一柄质地优良的兵器，是每个勇士的梦想。

这次丰肉节的奖品就是这把钢刀，是火炼族里最好的三把刀之一。只是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，所以并没有推举各族勇士参加。等到胜利者出来，才后悔莫及。

腾裂知道他的想法，从身后拿起那把钢刀递给腾元。

钢刀在火光下映出火红的亮光，刀刃整齐锋利，刀背宽阔厚实，刀尖微微上滑，形成漂亮的弧线。尤其是刀柄，端口处居然带有护手，这在其他兵器中绝无仅有，也不知道火炼族是怎样炼出来的。腾元站起身来，握住钢刀，用力地挥动了两下。很沉，却更有力量，带出的刀风呼呼作响。

“真是把好刀呀。”腾元放在眼前细细端详，并由衷地赞道。帐门忽然被推开，一个身背长弓的娇小身影冲了进来，带来的雨水洒了腾元一脸。

“什么事？慌慌张张的。”进来的是腾真，腾元的妹妹，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战士。

“不好了，青狼族不见了。族长让我们快快准备，立刻赶回去。”腾真



苍翼翔天

一脸的雨水，急匆匆地说道。

“什么？青狼族不见了？”腾裂甩掉手里的峰牛肉，和腾元对视一眼，
心里的那丝不安如潮水般把他淹没。



~~~ 斩狼刀立 ~~

暴雨继续疯狂肆虐苍莽大地，被雨水浸透的草地变成了一洼洼水潭。巨嘴雕一踩进去，便被漂浮的青草缠住。往前奔跑时，经常有巨嘴雕被青草绊住，而让上面的人掉下来。

腾奇皱着眉头看着又一个族人被颠簸的巨嘴雕掀翻在地。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奇慢，在狂风暴雨中如同一条曲线，蜿蜒前进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青狼族忽然从丰肉节中退出，极可能会去报复在比试中遭遇的耻辱。以狼厉血和青狼族的作风，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？

“族长，这样下去不行呀！”腾元从背后插上，焦急地说。

“让所有的族人到那座小山集合，摆好灵台！”腾奇指着草原边缘突出的一个小山丘，毅然地说。这次丰肉节规定每族带一千族人，对于苍翼族这个弱小部落来说，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力量了。如果青狼族真去袭击，族内的抵抗力十分单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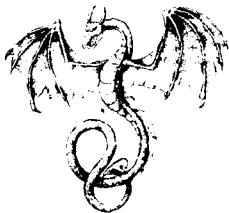
“族长，您要呼唤灵神？”

面对腾真的问题，腾奇并没有回答，深邃的眼睛里却透露出无比的坚毅和果敢。

“族长，这样不行呀。在狂风暴雨中召唤灵神，会被灵神反噬的。”

腾奇伸出枯长的手，抚摸着腾真的脸庞，脸上满是慈祥的笑容。“去吧，灵神并不一定会反噬的。”

腾真知道族长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也不再说话，返身向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腾裂奔去。那小子今日忽然变得很奇怪，听到青狼族不在的消息后，整个人都变得有些心神恍惚。



苍翼翔天

千名族人聚在山丘下，团团围住。中间是临时搭建起来的灵台，三头峰牛被牢牢地缚住四肢，绑在灵台的下面。数十名勇士，赤裸着上身，身上画满了银雕的图腾，在四周狂热地跳着召灵舞。数十只犀牛角沉闷地响了起来，几名族中女人头上扎着银雕的银羽，为每头峰牛细细洗刷。腾真也给峰牛喝下一碗千名族人的鲜血。豆大的雨点打在木盆里，溅起斑斑血点。

号角声忽然停住，在女人们退下后，勇士们在四周围成一个圈，纷纷跪下，上身伏在地上，任凭草地里的粘虫爬到身上。

腾奇捧着式样古朴的灵杖，在灵台上跪下。嘴里喃喃念着古老的语言，上身不停地趴下又立起。雨点似乎小了，雷电不再闪现，天空中隐现出太阳的光芒。四周的族人心里虽然狂喜，却不敢做声。这是灵神的回应，这次召灵定可以成功。

腾奇颤巍巍地站起身，一手举起灵杖，一手端起血盆，大声向天际念出古老的语言。他的身体抖动得越来越厉害，血盆从手中倾泻，淋在峰牛的头颅上。被血腥惊醒的峰牛开始发狂地挣扎，“哞哞——”的闷吼声响彻四方。天际忽然出现一点银光，越来越近，其他的族人们也一下跪，上身伏地。

自银光出现，腾奇仿佛被催眠了一般，整个灵台除了峰牛的闷吼声再无任何声音。银光越来越近，已经可以看清那是一只巨大的银雕，双翼展开，足有数米。它那寒光四射的雕眼、粗壮的雕爪和身上的一片银光，正向人们昭示着高山之王的威严。这就是苍翼族的灵神——银雕。

银雕在灵台上空盘旋，双翼悠然一收，落在峰牛的牛头上。刚刚还奋力挣扎的峰牛，此时像受惊的断尾松鼠，趴在地上瑟瑟发抖。银雕就那样